

寒冷冬日有暖阳

○ 杨韵琰

我叫崇曾,曾在凛冽的寒冬被父母抛弃。之后,我成了福利院的孩子。为了便于我学习,院长刘妈妈把我带回了家,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刘妈妈就如同我生命中的一抹冬日暖阳,为我苍白的心灵注入生机与希望。

如今,我即将大学毕业,开启崭新的人生旅程。此刻,我心里想了很多,但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我要做党的好女儿,不负时代重托。

23年前的一个冬日凌晨,夜幕笼罩下的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寒风凛冽。突然,县福利院门口传来阵阵微弱的婴儿啼哭声。人们闻声而至,看见了一名脸色发紫、呼吸困难 的婴儿。

这个婴儿就是我,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被父母抛弃,生命垂危。

幸运的是,我被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送到了医院抢救。经过医护人员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细心呵护,我终于从“死神”手里逃脱了。

然而,由于当时的我年龄太小,还无法进行心脏修复手术。等到病情逐渐稳定后,我回到了福利院生活。

福利院的爸爸妈妈们很是疼爱我,他们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崇 曾。

从此,我有名字了,这个名字寓意着憧憬美好的未来。这名字倾注了他们母亲般的关爱和希望。

从此,我有家了,福利院就是我的家。我有爸爸妈妈了,福利院的叔叔阿姨就是我的爸爸妈 妈。

虽然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护理像我这样的孩子依然是“老大难”。

夜晚,我时常不能躺着睡觉,半夜还会伴随着呼吸困难发出怪叫声,口里还会流出带异味的唾液。

针对这一特殊情况,院长刘妈妈特意安排专人对我进行24小时轮班护理。福利院的爸爸妈 妈们为了照顾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无微不至地照料我,有点儿“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生怕我会病情加重。我的身体状况更是牵动着院长刘妈妈的心,她整夜整夜地抱着无法入睡的我,帮我把呕吐物清洗干净……在她和护理员妈妈们的悉心照顾下,我慢慢平安地长大。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我7岁了,到了入学的年龄,我好激动,对上学充满了渴望,但我也很担心:像我这样的身体状况,能不能上学呢?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吃过早饭,看见福利院里的其他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心里难受极了;一个人默默回到房间,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

突然有人叫我,是刘妈妈,她站在门口,拿着一个崭新的书包,微笑着对我说:“锦儿,我们上学去。”

“我可以上学?”

“当然可以。我把你的情况和学校老师讲了,他们会特殊照顾你的。”

我兴奋地冲过去抱住刘妈妈,又欢快地背上我的小书包,伸出我的小手拉着刘妈妈快步往外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看见许多背着书包的小朋友,心里高兴极了。

在学校门口,刘妈妈眼眶有些湿润,她为我整理好衣服,用温柔却坚定的眼神望着我,对我说:“锦儿,你从小体弱多病,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要好

好地学习啊,将来要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嗯!”我点点头,“知道。”从小就懂事的 我,十分乖巧听话,知道刘妈妈一切都是为我好。

然而,福利院离学校很远,上学极为不便。这让本就身体羸弱、有这病那病的我苦不堪言。但我不叫苦叫累,咬牙坚持。刘妈妈对我那么好,上学机会又那么难得,我不应该叫苦。

可是什么都瞒不过细心的刘妈妈,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可以住在我家,我家离学校稍微近一些。”

我听了十分感动:“刘妈妈,您待我真好!”可从小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我,要面对陌生的环境,开始一段家庭生活,会很快适应吗?还有刘妈妈的家人,他们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刘妈妈有一个女儿,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吗?想到这些,心里既期待又有些惴惴不安。

住到刘妈妈家以后,她一家人总是用满满的关怀和无私的爱细心照顾我、呵护我,生怕我受到一丁点儿伤害和委屈。每晚睡觉,刘妈妈都把我搂在怀里,像母亲一样轻拍我的肩膀,嘴里轻声哼唱着歌谣哄我入睡……

一次外出,刘妈妈带着我和自己的女儿经过一家服装店,我俩同时被一件漂亮的小裙子吸引住了目光,可是刘妈妈说钱只够买一件。刘妈妈的女儿看我没有什么新衣服,就大方地让刘妈妈买给了我,她说“锦儿是妹妹,我要爱护妹妹”。我穿上那件漂亮的小裙子,心里暖洋洋的,发现原来幸福离我很近很近,那一幕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有一天夜里,我突发心脏病,刘妈

妈非常着急,背着我就往外跑。那时的小县城,半夜几乎没有什么车,她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我。等到医院的时候,刘妈妈的衣服几乎都湿透了。但她完全没在意,更没有停歇,而是上下楼梯很多趟,找医生、护士,直至最后输上液。那一夜,刘妈妈一直陪伴着我。我看着刘妈妈忙前忙后,泪水早已湿润了双眼。那一夜,我感受着伟大而深沉的母爱,幸福如缕缕阳光照进我的心田。

刘妈妈不仅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还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教我如何做一个善良的孩子,每当遇到不懂的事,刘妈妈都会耐心教导我。她还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上初中后,学习科目增多,学习难度也越来越大,刘妈妈就亲自辅导我的功课。每当遇到不懂的难题,我还可以向刘妈妈的女儿请教,她比我高一年级,非常友善,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学习,分享学习方法。

在刘妈妈、姐姐的陪伴中,我幸福快乐地成长,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中上等水平。

后来我考上了民政职业学院,学习民政管理专业。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全部的精力把书读好,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永不忘记党、政府和社会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永远铭记党对我的恩情。

我虽然在福利院长大,但我不是弃儿,我有爱我的妈妈,党就是我的妈 妈!长大后我也要像刘妈妈那样,勤勤恳恳、默默奉献,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服务对象。

写在天城大桥重建现场(外二首)

—— 谨以此献给崇阳交建设者

丁光辉

那些低着头弯着腰的
崇阳交建设者
就像一群负重的骏马
在他们那里,没有扬鞭跃马的说法
他们没时间扬鞭,没谁去扬鞭
那车辆的长蛇阵
就是一根根巨大的鞭子
在水泥森林的街道上扬着
那红绿灯不断闪烁着彤红
像是他们布满血丝的眼睛
冬日的隼水 flowing 柔婉的轻歌
日夜陪伴着他们的身影
我心里想着,不用扬鞭自奋蹄

倒是交建设者的真实写照
天城大桥重建通车
就意味着这一举动成为历史
那些猫头鹰一样的居民们
时刻关注着建设现场和时间
公元2023年9月1日封拆
2024年1月26日竣工通车
仅用148天,不到半年
便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说道:那建设时间像兔子的尾巴
——长不了
还有的比喻不大确切
说什么:四桥翻新如翻书
——就是一个快字

大集山看雪(外二首)

庞书聘

天亮时 我无法不去看雪
一棵板栗树的记忆 在等风吟
我们来人间一趟
如鲸向海 鸟入森林
城市与乡村之间 是五公里的想念
我确信 那是一个不能自己的夜晚
月光落向你的脸 也落向我的脸
我如坠深渊 月华落不到的地方 满是贫瘠
我于此时落笔 趁雪花未谢
为你落下一行小溪

城西客运站

这样,一个城西客运站
就使崇阳的城西走廊
变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了
原先,这条武深高速崇阳连接线
叫从天城以西至石城神口
天城以西明显有些宽泛

不好拿捏以西的准确地点
现在,城西客运站与武深崇阳
西站
就像两个牵着绳子的人
将武深高速崇阳连接线跳起绳来
那跳绳的弧度像一道彩虹

石蔡大桥

隔山容易隔水难
问题是
石城湾与蔡家墩的姻缘
不能因为隼水的天河
而隔绝,而不相往来
隼水悠悠,清波荡漾
千百年来
坑口的世代渡船
其实就是牛郎织女的鹊桥
而现在,兴建石蔡大桥
将人世间的彩虹
架到天涯海角
也架到人们的心里头

生命旅程

山不辞土 路不辞远
为观赏一棵树的落叶从秋天等到冬天
就像等待一个人凋零的一生
冬天是生命必经的旅程
期间山会瘦 水会瘦 人心也会瘦
大地萧瑟的外表和裸露的河床
给予启示的同时也在警示
白鹭翻飞 红色小花成片 在安慰还有四季轮回
造字法告诉人类
山进得多了就会成仙
水离得近了 善意就会多生出一份
漂冬来临
就能明白落叶归根的真谛

再见了大集山

再见了,大集山
再见了,大集山下的禅寺
我见过你凌晨最美的晨曦
再见了,大集山
我找到了梦中的姑娘
她是香山的白月光
是上弦月到满月的整个过程
是隼水天城下风吹梧桐树叶的声音
是风停了,思念还没有歇
再见了,大集山
我不能再来看你了
这些年我们太过熟络 暮霭和流云也一并告别吧
我要去香山,那里有我的白月光
我说过
再见了,大集山
再见了

石竹(外一首)

叶琼

经风历雨兼寒暑,笋尖顶出一片天,
落叶成泥扶新枝,鞭穿溪底非等闲。

笋农

起早贪黑书少知,笋枪作笔地当纸。
莫笑吾辈胸无词,遍向人间写好诗。



路口镇长青村雪景 闻斌/摄

苕

○ 黄选

年及弱冠,许多孩提时期的旧忆久远且模糊,但每逢冬日我都能隐约嗅到空气中那丝熟悉的味道,是记忆中的甜味儿,是火塘边的草木灰味儿,是熟悉的亲人味儿。

“卖红薯咯、卖烧饼咯!”街边的老大爷用夹火钳敲击着大油桶吆喝着,空气中散发着红苕和小麦混合的香味儿,川流不息的人潮时而驻足、时而观望、时而踌躇,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心事,但经过红薯摊时眉头都会舒展开来,大概是香味的沁人心脾吧。循着吆喝声,我来到摊前:“大爷,一颗红薯,要烤得焦一点,带脆边的!”“好嘞!”大爷应声道。抄起夹火钳,大爷在油桶中翻找着红苕,随后便在油桶边边放凉,不一会儿麻溜地拿起油纸袋好递给我,付钱后接过红苕,我迫不及待地剥开焦脆的外皮,红苕独有的香甜味儿从天上从地下从我的五脏六腑间一齐穿过,轻咬一口只觉齿齿生香,伴随着香甜我的思绪也被拉到了远处。“崽崽,红薯要慢慢烤才香。”外婆边说边用火钳拨弄着水草灰下的苕。“还没烤好吗?再不好我就要饿扁啦!”我一边抱怨一边用脚踢着柴火棍,外婆只摇摇头轻怕我的背。

记忆中,外婆身上总散发红薯味儿,她常说要珍惜粮食,以前能吃的食物特别少,红薯成为了她们那代人的救

命粮,意义深刻。不一会儿她便离开火坑前,捣鼓着中午的剩饭剩菜混着米糠做猪饲料,“崽崽,我先去喂猪,你乖乖的啊”。我露出狡黠的笑,用手中的夹火钳一直戳炙烤中的红薯,用小皮鞋踩火坑边缘,不一会儿空气便弥漫着一层厚厚的草木灰,其中夹杂着点点火星,对于幼年的我来讲是印在脑子里十分绚丽且有童年味儿的画面。

突然,用力过猛!我脚踩空,一个跟头直直地跌往火盆子,我尽力用手中的夹火钳撑住火坑边缘的凸起处,整个人却止不住地往前倾。我哇地叫起来,大喊外婆的名字,我能看到火星子在我的棉袄上跳动,不一会儿就如藤蔓般蔓延到我的手背,一阵钻心的痛从我的手背开始向全身扩散,外婆大步流星地过来用手生生地将火焰灭,嘴边一直重复着没事了没事了,我也在哭闹中沉沉地昏睡过去。在睡梦中我隐约听到摇到外婆桥,我是循着烤红薯的味儿醒来的。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格外宁静,外面飘着柳絮般的雪,砸向窗户却像花骨朵儿般印在上面分外好看,外婆在旁边喃喃自语着,我并没听清,却唯独闻到她身上那股令人安心的味道。

思绪逐渐被拉回现实,鼻子里仍旧浸润着香味,我无法分清是嘴角的红薯香还是早已印在脑海里的亲人味儿。

腊肉糯米饭

○ 汪维凤

小时候一过冬至,母亲必定会给我们做一锅香喷喷的腊肉糯米饭,时间也必定是晚上,因为白天比较忙,大抵是没有时间的。

在做糯米饭的时候,必定是我这个小跟班打下手,母亲先把糯米淘洗好,放入灶台上的耳锅里,然后把腊肉五花肉切成不厚不薄的一块块,平铺在糯米上面,加少许的水没过米,盖上锅盖,母亲便开始起火了。

母亲起火以后,便要我负责烧火。这可是个技术活,煮糯米饭一定不能用硬柴,因为火太猛了容易焦糊,又半生不熟;也不能用特别能起焰的茅柴,因为它的一下大一下小,太不稳定了;非得用稻草绑成的一个个小把把,慢慢的塞进灶洞里,小火、温火慢慢。

我很乐意做这个事情,仿佛是领了莫大的功劳!内心充满了喜悦、骄傲,当然还有满满的期待!

这时候,母亲大抵是去忙别的事了,不过她总时不时过来关注一下,我丝毫不用担心会烧坏了糯米饭,母亲看了以后还会表扬我的火烧得好。

隔不了多久,便慢慢的闻到了腊肉的咸香味了,夹杂着糯米的清香,钻入鼻孔,小馋虫一下子就被勾出来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急,母亲揭开锅盖看了看,用竹筷子在上面插了几个孔,就又